

MARIO VARGAS LLOSA

水中鱼

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EL PEZ EN EL AGUA

水中鱼

——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

EL PEZ EN EL AGUA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秘)略萨著;赵德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文艺人生)

ISBN 978-7-5675-5078-0

I. ①水… II. ①略… ②赵… III. ①略萨, M.V.—自传

IV. ①K837.7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2021 号

Mario Vargas Llosa

EL PEZ EN EL AGUA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199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6-826 号

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

(文艺人生)

著 者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 赵德明

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审读编辑 陈长华

特约编辑 彭 伦 欧雪勤

营销编辑 陈 斌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6 开

印 张 28.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078-0/I·1206

定 价 5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者序

1

自1980年开始至今，巴尔加斯·略萨已有以下作品被译成中文：《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谁是杀人犯》、《谎言中的真实》和《水中鱼》，占其全部创作的二分之一。

《水中鱼》是略萨1993年的新作，同年4月出版。友人尹承东先生托人购得，为支持译者翻译此书便割爱相赠了。初读此书，只感觉作者回忆文学生涯的部分极有参考价值，对于他从1987—1990年涉足秘鲁政治之事颇不以为然，甚至1995年10月18日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时还强调：“如果略萨在1990年大选中果真当了总统，他也未必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是世界上却少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一阵表示赞同的掌声，但是，译完全书之后，我却反问自己，马克斯·韦伯说了：凡搞政治的都必不可免地要与魔鬼签约。那么如果签约

的人都是流氓、无赖加政客，那政治生活岂不更污秽？反之，签约的人多一些智者，是否可用权让鬼推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历史固然有其不可预测、难以捉摸的一面和令人吃惊的曲折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难道就没有“事在人为”的另一面了吗？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有的。否则哪里来的清官、清明政治、变法、变革和改革呢？

《水中鱼》单数各章回忆了作者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双数各章描写了作者1987—1990年的政治历险：从反银行国有化开始，到组织民主阵线，到参加总统竞选，到失败的出走和回归文学之路。两条叙述脉络均以事实为基础、以时间为坐标，中间夹杂着一些议论，但绝对构成不了什么理论体系。可是译完全书后，译者感觉这些事要比那些所谓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仅以《水中鱼》这个书名为例，“水”就是社会生活，“鱼”就是作家，就是文学创作；“水”又可以是政治舞台，“鱼”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家；“水”还可以是秘鲁的客观现实，“鱼”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篇幅而论，“水”的部分，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秘鲁的历史与现实、党派斗争、竞选内幕等，写得详尽、生动，约占三分之二的份量，而作者的主观努力、理想和追求则居次要地位。这样的安排与作者是个不可知论者有一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他的不可知论的感慨是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与实践之后发出的，这对于读者认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有帮助的，尤其是中国读者。因为我们接受的“人定胜天”、“鱼跃龙门”、“亩产可以25万斤”的思想教育实在太多了。不可知论会导致宿命论从而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但凡行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则导致唯心论和自大狂，办事易狂热、冒险、“大跃进”及至摧毁一切文化的“文革”。《水中鱼》绝对不是哲学书，但我们可以从中领悟的哲理却远远超过了“如鱼得水”的程度。

二

谈几个具体问题：

1. 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是一盆什么“水”？

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认识，这是一盆“浑水”：

经济危机、暴力和官场腐败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秘鲁的主要问题。

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生产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工人、农业工人生活的进一步贫困化；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与分裂。

暴力既有极左思想的影响，如游击中心主义的作祟，也有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客观条件的激化，活动范围大，行为残暴者首推“光辉道路”。

官场腐败既是造成“水浑”的原因之一，又是“浑水”里的鲨鱼或是拉美亚马逊地区的食人鱼。

2. 巴尔加斯·略萨治理“浑水”的处方：

私有制、法制加自由化。

巴尔加斯·略萨主张全民都搞私有制，他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中，个人利益是基石。法律首先要保护个人合法利益，尤其要扶植和鼓励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为公平竞争确定法律保障。企业要私有化，商业要自由化，经济要多元化。大力引进外资，面向世界开放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大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提倡私人办学。

略萨主张宪法高于一切，任何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尤其反对独裁者凌驾国家之上。建立健全民主选举制，新闻自由，鼓励舆论界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

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力培养公民的爱国意识、环保意识和人文意识。

为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化，他给自己发起、成立的组织命名为：自由运动组织。

3. 略萨的“处方”为什么不被多数百姓接受？

1990年6月10日，略萨第二轮总统大选失败，百分之五十七的选民不接受略萨的执政纲领，尤其是下层百姓。略萨对此迷惑不解，但他

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如何准确估计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换句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年龄，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特点并决定其行为，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年龄：秘鲁今年多大岁数？计算这个年龄是有标准的：历史是个基数，更主要的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广大人民衣、食、住、行的物质水平，文化艺术修养、道德修养、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的精神水平，法制规范的程度。而秘鲁的现实情况是：生产力低下（印第安人还在刀耕火种，其人口占全国百分之五），文盲多（两千万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封建、落后、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独裁统治和长官意志很有市场（广大群众采取容忍态度），可以说，正在从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后期向以工业为主的前工业社会过渡。《水中鱼》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综合病症。略萨长期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1958年即定居在欧洲，他对秘鲁下层百姓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从零开始。”“处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照抄西方后工业社会模式的产物。把治中老年人疾病的药方用到青春少年身上焉能不错！

4. “精神贵族”的可贵与悲哀

真正的“精神贵族”乃指知识、文化、智慧上的富有者，他们的劳动是思想、精神上创造性的劳动，不是“掉书袋”。其劳动成果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或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或有所创造，从而走在同代人认识水平的前头。他的创见来源于社会生活，但一经他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其见地便高出常人许多，故具有超前性，因而一般人对他的创见的接受总要有个过程。在一段时间里，他不被人理解，常常有“孤独”之感；而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他的思想时，又易为名利所困扰、所累赘，甚至从此失去认识社会的灵性、敏感与锋芒。当然还有更惨烈的情况，发现真理以后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反动、保守的势力所杀害，总之逃不出古人所说的“先知者常刑”。这实在是大智慧者的悲哀。

巴尔加斯·略萨是个文学才子，不是政治家。隔行如隔山，搞政治得会玩权术，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会搞阴谋诡计，会搞蛊惑宣传，有智慧、有道德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是不应涉足其间的。这是墨西

哥大学问家帕斯的忠告。略萨难耐寂寞（还是修炼的火候不够）和权力的诱惑与魔鬼签了协议，结果选举大败，把改革的韬略拱手送给政敌之后悄然去国出走。值得玩味的是，这时他反而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可见骨子里还是要追求精神思想自由的。而这样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仅以译者日前所在的西班牙而论，就有这样一堆问题威胁着人们的自由：经济危机、失业、恐怖活动、环境污染、毒品走私、移民潮高涨、艾滋病蔓延、长达六年的大旱、官场腐败成风，等等；在1995年11月27日召开的欧洲环地中海国家外长会议上，西班牙国王大声疾呼：和平、稳定、繁荣！世纪末的现实是严酷的，所以人们才总是对未来抱有幻想，而文学艺术恰恰是建构这一幻想的沃土。西班牙画家曼努埃尔·戈麦斯对我说：“我的这些风景画是现实生活里找不到的。”译者听了很不以为然，劝他去看看中国的漓江、杭州、九寨沟、黄山……并强调说，自然之美是不可替代的、无以伦比的，是文学家、艺术家创造的源泉。曼努埃尔回答说，这当然是对的，但你没有说出来我们脑海里想象出来的艺术世界为什么更迷人、更自由、更无边无际、更变化多端？因为我们这个想象出来的艺术世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不仅能找回失去的过去，还能弥补和创造今天与明天。而现实世界是相对的、受局限的。至于社会现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纪末的地球是个垃圾堆。

这种论调当然是太悲观了，地球上还有它美好的一面，何况还有可以化“垃圾”为神奇的艺术家的呢？实际上，文学家、艺术家总是要不断地往返于客观现实与主观想象之间的。巴尔加斯·略萨的《水中鱼》就证明了这一点。作家是社会的一员，只要他是有良知的，就不会对社会的丑恶无动于衷，他总会站出来批评丑恶和清除丑恶，就是创造美和善，也不可能不针对现实的丑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文学、艺术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幻想和虚构是它的主要特点，是作家、艺术家主观情绪、情感、思想的结果，它虽然与现实有联系，但常常不是现实直接反映、反射出来的影子，而必须经过作家、艺术家的想象，在想象的过程中，有时联想到现实的美好而夸张、延伸、发展之，有时则联想到其丑恶而批判、否定或用美好而取代之，总

之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从而构成另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巴尔加斯·略萨是属于这个艺术世界的，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艺术觉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他的强项，而搞政治，需要务实、铁腕、谋略和冷酷。略萨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只有劣势，他在回归文坛时有“解脱”感，说明他的家在文学园地，政治不要他，文学世界需要他，他更需要文学。

三

1990年6月秘鲁大选之后，略萨的获票率仅达百分之二十三。他带着妻子回到了伦敦寓所。这一年，意大利授予他西西里文学奖；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聘他为荣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1993年，西班牙给他的长篇小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授以行星文学奖。1994年3月24日，他当选为西班牙语语言皇家学院院士。1995年4月23日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手中领取了西语世界文学的最高奖赏：塞万提斯文学奖。同年10月20日出席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22日被穆尔西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11月24日在西班牙乌尔瓦市担任第二十一届西班牙语世界电影节主席。

从上述活动中可以看出，略萨一回到文学天地里来便“如鱼得水”了。1995年4月22日，他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那时（指1987年反阿兰·加西亚政府的银行国有化运动）很幼稚，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我并没有一个明确、清醒、现实的看法。这次经验使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不该做的，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今后我是不会搞政治的，权衡利弊之后是不值得干的。”“因为作家有他的基本位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涉及20世纪拉丁美洲作家继承的一个传统：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爆发了以土生白人为领导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这些土生白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文学家居多。在独立运动爆

发前夕，许多作家以文学为武器从事宣传工作，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祖国的独立是诗人灵感的唯一源泉”。按照略萨的话说，“你既然是个作家，那必须就道德、宗教、政治问题拿出主意来”，“文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它与生活有关，与各种社会问题有关，因此优秀文学必须帮助人们生活”。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今天，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批评社会、介入社会成为当代拉美文学的重要特征。略萨说：“文学干预政治是件好事，它可以净化政治，免得被政客独家垄断。换一个角度说，文学被政治污染也是好事，免得文学成为单一的智力游戏。”但是，文学是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方面，在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中，它只占一席之地。它不仅与政治有关系，而且也与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有密切关系。19世纪的拉美文学曾经担负着哲理说教、弘扬信仰、德育和美育等功能，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它自己的位置和活动范围便渐渐明朗和固定起来，尤其是电影、电视的发展，使得文学的天地更趋狭小，功能趋向单一，但是，文学的个性同时也变得鲜明起来。其中尤以想象和虚构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此，略萨感触很深，1995年4月25日他在接受塞万提斯文学奖时说道：“有了文字以后，虚构踏入书籍之门，将此前一直是经口述才能领悟的想象天地固定下来。文学从此定居并使得挤在虚构中的神话和典型人物永存：通过以神秘方式的虚构，一种创造出来填平现实与愿望之间鸿沟的生活（人类总是摇摆在这鸿沟的两端），便获得了合法公民的权利；因而想象中的幽灵便加入到生活中来，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便成为民族的隐私史。”

那么虚构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略萨回答说：“虚构小说当然要有娱乐性，否则就算不上小说了；但是娱乐性在其次或更其次的位子上。一部虚构小说首先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造反行动，其次是给由于生活在命运的监牢里而感到焦躁的人以补偿，因为‘不可能的东西造成的诱惑’会使命运之牢里的囚犯感到激怒。按照拉马丁的说法，这种‘诱惑’使雨果创作出《悲惨世界》，因为人们总想走出现实时的生活，总想体验比他们经历过的更丰富或更贫困、更纯洁或更可怕的生

活。”接着，略萨以《堂吉诃德》的创作为例，进一步对虚构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他说：“虚构小说是对世界现状的亵渎；是对现实不妥协的见证与源泉；虚构小说无可辩驳地证明：真正的现实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与我们的现状而不是我们希望的现状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因此我们要创造新现实、新生活、虚构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高于现实之上，特别是虚构得非常出色时，比如像《堂吉诃德》那样，就不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征兆了，而恰恰是它的反面。一部伟大作品的出现总是表明这是一次充满勇气的造反行动，它构成一个想象世界的外观，在保留现实世界面孔的同时，实际上是排斥现实并质问现实的。大概这可以解释塞万提斯的毅力，他似乎是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着恶劣的环境：他以象征性的弑神之罪去报复环境，他从失望中汲取力量，编造出一个新的现实，用其光芒照亮虐待他的现实和反抗那个现实。”

接着，略萨把堂吉诃德和桑丘进行了比较，他说：“事实上堂吉诃德对现实世界的排斥，如毁坏财物、解救罪犯、攻击羊群、毒打可怜的村民，只有读者觉得亲切，而不会是书中的百姓；作者把书中这些人都施加了魔法并且不时地用长矛刺他们一下。假如桑丘的实用主义占据上风，即他对这个世界各种事物的全面理解占据上风，那么全书结束时堂吉诃德身上的伤口或许少些，口中的牙齿或许多些，但是这部小说也就不存在了——或者无聊之极，形同嚼蜡，西班牙语及其文学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丰富多彩了。因此，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我们赞赏堂吉诃德不是把他看做一个实在的人，而是一个幽灵、一个虚构人物；而使我们远离桑丘的是，他就在我们身旁，不像小说人物，更像活生生的人。以此，我推出第二层意思：虚构小说存在的理由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否定现实，将现实变为非现实。就是说，当小说家像塞万提斯那样掌握了语言的魔术技巧时，他表现出来的似乎是真正的现实，而其真相恰恰是现实的反命题。”

上述看法给我们的启发是：人类的生命特征之一在于思想，其中幻想常常是创造的动力之一，幻想的基础是客观存在，而追求的目标是现实中“无有”的。略萨说：“科学、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要归功于

这样的幻想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不会发现美洲，中国人就不会发明印刷术，当代人就不会有人权，可能我们为了给庄稼求雨还在地上干跺脚呢。”

问题是，人类的幻想无边无际，而幻想变成现实的可能少而又少，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中的欲望何止千万次；幻想和化幻想为现实的可能性难以成比例。现实生活的有限性（时间、空间、环境的限制）和不可重复性与幻想世界的无限性和重复性，使得人类永远生活在两难境地：永远不满现实而永远抱有幻想。小说的诞生仅仅是为了部分地实现那幻想的世界，画饼充饥以缓解精神上的饥渴。但由于纸上的大饼往往不能充饥，甚至刺激起更强烈的食欲，读者对小说的要求也就更强烈、更苛刻、更无止境。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不完美的，“绝唱”、“绝句”、“叹为观止”永远是相对的。因为人类的想象力犹如无限的宇宙。略萨说：“对于我们心中的焦虑而言，虚构小说是临时的缓冲剂，虽然它不能实现我们心中的想象和要求，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有了虚构小说，我们的各种生活便繁育成一个充满阴影的宇宙，这些阴影虽然易碎，是用一种薄薄的物质揉成的，却加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却影响我们的命运，却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冲突：肉体生命的一次性与生命欲望的多次性；当然，文学以何种方式影响生活是个神秘的问题，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都要谨慎对待。”

对于文学如何影响生活，略萨的态度的确是很谨慎的。他以《堂吉诃德》的主人公为例，仅仅提到小说让堂吉诃德活得更加充实、更加超凡脱俗而已。对于作家而言，堂吉诃德帮助“我们努力把想象与日常生活、幻想与行动、神话与历史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他的历险记中为我们创作的故事寻找魅力。”

文学对于普通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略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5年2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位著名的律师，年逾花甲，四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时间，边走边读俄国小说，“就是说，是在穿过马德里市中心，来往于他的住宅和办公室的路上读书的，而且四十年如一日。他发誓说，他的双

脚，或者他的本能，能够非常精确地记住每个坑洼、每个电线杆、中央大道上的每个门洞、每个突出物和每个台阶，因此用不着沿途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他说，在那走路读书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从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中拉出来”。这位老律师既不是作家、文学教授也不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连俄语都不懂），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俄国文学的读者，这种对文学的热情与执著的态度使略萨深受感动，他动情地写道：“让这位老先生迈着均匀的步伐不快不慢地向前走吧；让他沿着马德里拥挤的街道，走在急忙赶路的工薪族、流浪汉、闲逛者、旅游者的人群中吧；他会全然不睬汽车的喇叭声、沸腾的喧闹声以及周围的颜色和气味，因为他已经神游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全部心灵都专注地享受着某个西伯利亚村庄的热烈气氛，或者放马飞奔在顿河沿岸的哥萨克骑手中间，或者同沙皇的官吏一道饮着伏特加、品着鱼子酱、弹着三弦琴，或者因寒冷而在雪地上快跑，或者在香火缭绕的烟云中，面对金色的圣像和大胡子的神甫，置身于有蜂窝状壁龛的东正教的教堂里，因良心不安而瑟瑟发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位老先生分心，没有什么可以惊醒他，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实际生活的变化。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工作还是打击，因为他能生活在小说中，所以是幸福的。”文学能使读者如此幸福，足矣！

文学给略萨的馈赠要多得多：尚未开蒙，外祖父母和姨外婆讲的大量故事，识字后自己阅读的文学童话，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吞下了这些人的作品：马尔罗、麦尔维尔、海明威、吉卜林、卡夫卡、雨果、司汤达、福克纳、马尔托雷（？—1498，以写骑士生活闻名的西班牙作家）、巴尔扎克、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小说家。作为读者，“我觉得因为沉浸在那特殊命运、异国情调的风光和令人兴奋的人群组成的莽莽人海里的时光是最妙不过的了，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十五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里，在念文学和法律以及为糊口而炮制新闻的同时，我没有离开利马就让自己与中国同志一道在上海的大街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就乘坐新英吉利的捕鲸船在大洋上追踪白鲸；就坐在帕尔纳斯山的咖啡馆里过起两次大战期间的逍遥生活；就

开着破卡车搬家；就在可能是布拉格的城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就经受着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悲惨平原’的失败之苦；就在粗野的《深沉的南方》（福克纳的作品）窒息在阴暗的仇恨和扭曲的敌意中；就在美丽的西班牙姑娘布拉塞尔的帮助下与希腊继承人卡尔梅西纳一道干下贡戈拉式的无赖行径，与此同时，我还毁灭了土耳其帝国。”作为作家，略萨说：“这些作家应该同我一起接受塞万提斯文学奖，因为没有他们照亮我的青春和教会我敢于通过话语去梦想生活，我就不可能成为作家。”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从1987年至1990年，略萨深深地卷入了政治之中，一个文学家竟然被推到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上，本来这是文学“干预生活”的最佳时机，索性以作家的激情、理性批判的精神直接对民族灵魂进行拷问，这是在情理之中的：用文学设计的理想蓝图去改造现实应是非略萨莫属的，但是，看过《水中鱼》之后，读者就会觉察：政治是污水，洁身自好的文学之鱼难以存活！略萨的经历又一次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学既排斥政治的干预，也不以干预政治为己任，它要建构的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天才，因而只对这个艺术想象的世界负责，而绝不承担政治、法律、道德和伦理的责任。

11

四

《水中鱼》是1993年4月出版的，次年7月12日作者在北京与译者会面时就指出书中有若干笔误和疏漏，并当即在给译者题签的原文书上做了修改。1995年8月略萨的版权代理人卡门女士为支持译者翻译此书，特地将作者刚刚修订尚未付梓的手稿复印了厚厚一大本供译者使用，因此，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本《水中鱼》是根据1995年作者的修订本译出的。同时，谨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博士和卡门女士表示谢意。

赵德明

1996年4月18日于燕东园

目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1
第二章 圣马丁广场	23
第三章 利马，可怕的城市	39
第四章 民主阵线	65
第五章 幸运的军校学员	83
第六章 宗教、市府选举与摇臀舞	103
第七章 新闻学与放荡的生活	118
第八章 自由运动组织	132
第九章 鲁乔舅舅	154
第十章 公生活	176
第十一章 阿尔贝托同志	195
第十二章 阴谋家与四小龙	216
第十三章 勇敢的小萨特	229
第十四章 廉价的知识分子	257
第十五章 胡利娅姨妈	270
第十六章 巨变	295
第十七章 波斯鸟	319
第十八章 肮脏的战争	341
第十九章 巴黎之行	378
第二十章 句号	395
补 遗	439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1

我妈妈拎着我从省政府的旁门来到大街上，我们向埃奇古伦防波堤走去。那是 1946 年底或者 1947 年初，因为我已经在萨雷霞诺考完各门功课，我已经念完小学五年级，那时皮乌拉正是夏天，阳光灼人，热得令人窒息。

“显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我妈妈说道，声音并没有颤抖，“是不是呀？”

“什么事情？”

“就是你爸爸并没有死。对不对？”

“当然了，当然了。”

可是以前我并不知道，再早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于是仿佛突然之间世界在我面前瘫痪了一样。我爸爸还活着？我以为他死了的这段时间里他都在什么地方？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在那天（是我已经生活过的时光里最重要的一天，可能也是我后来时光里的最重要一天）之前，我母亲、我外祖父母、我姨外婆埃尔维拉（玛玛埃）、我舅舅、我

舅妈，那整个大家庭都在小心翼翼地瞒着我这件事；我在这个大家庭里，先是在科恰班巴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自从外祖父佩德罗被任命为皮乌拉的最高长官之后，又到了这里。当我妈妈是个刚刚度过少女年龄的姑娘时，一个庸俗、可怕、类似连载小说式的故事（这是我后来逐渐这里那里搜集资料、难以填补空白的地方就凭借想象补充才重新恢复、发掘出来的），使我母亲的家庭（说实话是我唯一的家）蒙受耻辱，毁坏了我的生活。

这是个开始发生在十一年前的故事，距离揭开这件大事的舞台埃奇古伦防波堤有两千多公里。当时我母亲十九岁。她去塔克纳是为了伴送我外祖母卡门（是塔克纳人），她们从阿雷基帕出发，当时全家住在这座城市里，是为了参加某个亲戚的婚礼，时间是1934年3月10日，那一天就在省里那个小城市刚刚修建起来、马马虎虎的机场上，有人给她介绍了帕那戈拉广播电台（泛美公司最早的叫法）代理人埃尔奈斯托·J. 巴尔加斯。他当时二十九岁，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我母亲迷上了他，从那时起直到永远。他大概也堕入了情网，因为她在科塔纳度过一段假期之后便返回阿雷基帕了，他还给她写了好几封信，甚至在帕那戈拉广播电台搬迁到厄瓜多尔去的时候，他还去阿雷基帕跟她告别。他在阿雷基帕的短暂访问中，二人正式订了婚。订婚后的日子是靠书信往来度过的；直到一年以后他和她方才重新见面，这时我父亲（帕那戈拉电台再度搬迁，这一次是迁往利马）为了婚礼再度出现在阿雷基帕。1935年6月4日，他们二人结了婚，住在帕拉大街上外祖父母的家里，当时那住宅精心地布置了一番；从保存下来的照片（好多年以后他们才拿给我看）上可以看到多丽塔^[1]身穿拖地长裙、饰有半透明灯心草的白纱礼服；脸上没有丝毫容光焕发的样子，反倒是很严肃；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对前途未卜的疑问目光。

未来给她准备的是一场灾难。婚礼之后，他俩立即动身去利马旅行，那时我父亲在利马帕那戈拉电台担任技师。他俩住在米拉莫洛尔区的阿方索·乌加尔特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从结婚第一天起，他就显露出略萨家族后来婉转的说法：“埃尔奈斯托脾气不好。”多丽塔不得不屈